天府廣記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炯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燕以佛舍利靚安大士頂凡木入臨安宋高宗避於海遊與王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都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居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修

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兩鴟尾自潭中湧出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名耳燕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長命造後改為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元中改為龍興寺在憫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時有梵僧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利塔時幽州勅制寶挽造五層木塔葬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大和八年塔災宣宗大和丙寅得石函於故基下移置於憫忠寺多寶塔下懿宗中和壬寅又災延燒憫忠寺樓臺俱燼昭宗景福壬子遷舍利於閣內

隋天王寺今之天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修明正統中重修

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三層每每現光其影入殿之門窓隙
內一塔散為數十塔影皆倒也

唐火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修萬曆三十三
年始僧碧瓦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萬曆丙午重修改名石鐙庵改修時於
地掘得石鐙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曆、中翰林黃輝陶望齡
集縉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憫忠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
骸瘞其幽州城西十餘里許為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憫
忠寺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時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

寺前有隋藏舍利塔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灾始移舍利塔於
憫忠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即建塔舊基

唐

遊泥寺在城內西隅即今鷲峰寺內有唐人石刻心經供旃
檀佛像元學士程鉅夫記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
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為母說
法優填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犍連尊者以神力
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
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為佛摩頂受記
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

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九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京汴京一百十九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一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丁丑三月燕京大迎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紀云復在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峰寺迄天啟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填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足信然佛之體制衣紋隱隱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辦

唐晉陽歷佛像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歷在宣武

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々壞移稽山會館

唐崇慧寺武德中建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戒壇

唐兜率寺今名永安俗呼臥佛寺殿前娑羅樹來自西域唐建

寺時所植今大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內西北隅內浮圖十三層高二百八十

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丈周圍百四尺壓其中以祀神

狀斷脚掀於貞觀之年歷五代宋遼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

有鐵矢一相傳金將楊彥昇射鏃于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

晴明塔影垂映白河中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彌陀寺即法藏寺大定中建在外城內寺中有塔七級高十餘丈中空可登余少時讀書其旁天氣晴時數一登北望宮闕黃瓦參差西覩西壇松檜蓊茂西山黛色如在簷前

金護聖寺即功德寺在西湖傍水光稻花如江南明帝發陵設幄於此宣德中僧板庵重修今改名

金崔兒庵在撒拓寺後章宗邸崔於此即行幄建庵

金昊天寺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修改隆恩寺

金大定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仰山

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于大定中明正統間內侍范宏重建費鏹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曆御題回來青山有發星臺蹕駕松

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于遼道宗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青塔寺黑塔寺洪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燬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修〻有高樓可望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元學士袁角記云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執事蓮豆靜嘉尊罍潔清酒不强飲醬

珮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飲以承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酣出圖畫若干卷命通其所能俾識于後譔成復命能文詞者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于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絶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于上下而草木虫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于朝夕者盡矣至于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耕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闊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陪

上為天漢昭回萬物蔚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續寶

晉勞遼睽占者必于是乎澇之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表揃記

元報國寺元中統中建于彰義街今廣寧門內後有高閣西山

翠色以手可捫前殿奇松離奇飛舞有如怒虬閣下窯變觀

音像高尺許寶冠綠帔瞑而古倚以手承頤究是吳道子妙

畫明成化中改為大慈仁寺闡入公蔣德璟記曰報國寺在

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修蓋憲宗為皇太后祝釐處初

入東廊憩禪悅菴少選入寺後總聖門禮佛兩傍名畫百二

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宮內送至寺者登大毘盧閣可

三十六級為王母及母兩太君遂視畢閣外迴廊環行一週

俯視西山岩在襟袖宫闕城市具在目中旁精舍一枝繁花
戎云梨或云杏甚艷遂行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總聖門右
轉入僧房有海棠一巨叢其幹大可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
及枝桃卉出過正殿則雙松怪甚矣雙松偃蓋皆數百年物
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西則傑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
亞橫斜其蔭數畝虬角龍鱗披拂鱗皴其最修而壓地者以
數十紅架承之因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庭寒色

元

大興隆寺即雙塔寺至元中建今在西長安街有二塔一九
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菴葬其下僧像尚存皆圓龍黑袈海
雲有門弟子劉秉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

大學嘉靖十七年燬天順元年七月禁大興隆寺僧下許闢正門鳴鐘鼓并燬寺前第一叢林牌樓香炉鑑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繼言也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萬曆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寺僧雪浪講經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聞先生著準提像讚刻寺中

元靈鷲寺阜成門外韓家山寺有二奇松漢循吏韓延壽冢此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永樂遷都新其廟宇內有石刻壯平府三大字半埋土中相傳尚有城隍

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北乃北寺元順帝至元中建寺爲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立一幞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嫗乃其夫婦也後僧錄司右姚廣孝一像一主在焉廣孝舊配享廟廡嘉靖九年閣臣李時以髡緇不便在廟乃將其主送大興隆寺寺災移此其像上題一偈爲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窮風流有時摇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後書獨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嶽廟舊稱仁壽寺在朝陽門外元真人張留孫買地大都齊化門外擬爲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吳全節始畢工賜名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貲鉅萬

更為營宮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手塑兩
傍侍臣皆唐開國功臣像為之故栩栩有生氣劉元字秉元
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之傍水從玉泉入城聚為一湖水
色蓮香最稱勝景寺後為方闕花圃

元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元人立廟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城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

元法王寺在高梁橋西北今改廣通寺寺四角有石樓望高梁
橋郊色如畫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錄今塔尚存在宣
武門內甎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耶阿利吉正德中內監于經扸之爲寺
經以倭倖得寵于通濟等處開設皇店歲報工銀八萬兩餘
以自飽乃爲寺於香山而立塚域於後所費以萬萬計嘉靖
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土人呼爲于
公寺
朝天宮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倣南都之制建三
清殿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真文昌
玄應八殿全成化十九年重修天啟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災

止存張真人府〻設道錄司元三[illegible]停是年五月初六日下
恭廠地雷裂地十餘丈傾屋萬計斃人三千餘至二十一日
朝天宮較門紫閣火發于內次月初五日地大震千里
張真人元以為天師洪武去其舊稱併為真人改天師印為大
真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弘治間賜
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天道陵所印其文如此而陽平
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黃巾起處也隆慶元
年追奪其玉印萬曆二十年重賜焉詳德給
顯靈宮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號
精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奠薩君殿西鎮王靈殿西殿有碑

為雷所擊其枝委地如屏

靈濟宮在皇城西祀玉闕金闕二真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重增崇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于朝天宮々燬乃習儀于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懋第疏言二真人乃叛臣之子不宜受朝臣拜跪請以帳幔隔之報可

延壽寺在翰家山永樂時內臣剛鐵精騎從征有功葬於此

真覺寺在阜城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九年建石臺高五丈許上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內侍鄭同建同高麗人倣其國毘盧殿之制作圓殿供毘盧門內松徑作盤最為幽勝

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
尼叩馬諫而死及復辟乃為建寺肉身尚在寺中
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為
馬駒橋郡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麥莊橋北者曰西頂在草橋
者曰中頂在東直門外者曰東頂在安定門外者曰北頂之
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游屐恒滿園
有高樓萬曆中袁進士燉鳴鸞必欲登之寺僧以久扃不許
閒燉不悅而登火發燉與樓俱燼蓋嘉靖庚戌防城守敵藏
火藥于此貰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閒閒寺在天壇北天順時建內有貫休所畫羅漢十六軸僧宗揭及徐以贊僧黎左壁有重丈數其昌書佛成道記天啟二年刻石

隆安寺天順間建萬曆己酉重修後有一堂曰淨土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常公寺也正德中內侍常霖建寺後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丈每開則如堆繡香氣滿堂皆入懷海棠無香惜之寺東臨池一亭亭後假山據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曆五年重修寺水陸御畫川人首詩筆如江南楚刹開曰南岳思禪師於此來開拈花香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極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南宋開慶物撤用于此

景泰七年五月大隆福寺修佛會有回〻迷發畫狂持斧入寺破衆僧頭一僧死遂上佛殿放火燒燬佛經并壞門窓等物捕獲斬之蓋回回以佛座下皆伊國人像故狂忿也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鄉人王崇簡記曰予少時讀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剛經集篆于石呼僧問之廊上人曰此江中丞所得之古集篆也其始青衣數枻於黃連洲堤垣間一篋浮水上觸舟視之故經沒藏耳夜則見物恍惚呵護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

為古集篆金剛經中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粵雲中未果其門人洪庚刻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慫慂之石以永久遠并蒙士大夫指書於後余為之嘆異嘗聞金剛經之有集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肎增成三十二體此或是也亡何錫文法書焜耀壁上時萬曆戊午己未之際也予頻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晤膈獨久甲申避亂伏庵中流連而去追歸來村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承平之時遊覽于閒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俛仰今昔不知涕泣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闡因謂余知

刻石因緣屬為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春寺僧性柔出以相質為擬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膽依此經久久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峰黄梅人廊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善閩因名寂惠

萬壽寺萬曆五年建大瑞谷大用寺基慈聖李太后出資鉅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懸永樂時所鑄大鐘內外書華嚴八十一卷名曰華嚴鐘按鐘在漢經廠此其一也廠在德勝門內舊鑄高二丈餘濶一丈餘者尚有十數小地上皆指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昺不能也

十剎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

千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麗所供尊天二十四
引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變相
興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戚畹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鄞人朱萬鐘水齋禪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暘故
中山郡鹿氏子陰入世臘己立禪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卜
宥一日生泡質雖蒙識田無渠見僧而悅聞佛而循頓星甫
過即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餐麩跣立肇修苦

行八越署霜色腰參請初受記慕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
濟大衆宗風甚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〻
印可祇言諦矣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菩薩
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谿南伏牛寶山普
行號盖一切諸昔徧經圓攝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
殼中是甚麽師默然玄對當體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爲然指
以謝優于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是生死答云生死原是
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矣背八十一娃如華參數乃去通天
和尚者峨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晴天日頭出下雨地皮溼
說破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不

史下一路机緣既投衣法旋授二十七代之燈儀師重別蓋空定師淡然一指通前而三笑畧述苦行寒惟纔數常剔休肉半斤于伏牛菓刺骨懸耳立禪一年負椽求飼虎于本山監大潙者前後共六年其臨崖汲水以供僧細事爾來後來京師以水齋著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淡然從卯木日數以為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閱月已將之京師黑寓嚴一年嵩峰寺一年宣武門外茶庵五月嗟夫月光水觀未罷資粮前澄滌腸身乎神化方之于師行獨苦矣雖然苦行云首世俗目師之強名師固不知孰為苦孰為非苦也惟知空名身以空一切示無揀擇而已矣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突

與嘉之賜金紫欽命焚修勅建大華嚴寺于永樂后再建大林長椿寺于今所奉勅錫齋內帑普賜南海諸淨刹及敕建八十八佛道場于休武師之安師之志也斯十方弘濟大悲宗風者哉

慈慧寺在平則門外萬曆八年劉閤愚庵建寺後蜘蛛塔蜀太史黃輝有碑記其事

愚庵博學深于禪理士大夫多與之遊當逆璫忠賢入謁對鎮一案建醮逆閹至京人畏璫不敢道閒愚庵居停中貴中姚應長老生日相周旋門外道旁林立不斷也及逆閹死西市愚庵使人收其屍厥埋寺傍崇禎初韓蒲州當無之竄

上准令其子以屍歸並人莫知其處愚奄引示之人誦其高義

黃慎軒輝居子之萬曆中爲吏子諫官時神宗寵鄭妃與中宮失歡甚不得所輝聞小中璫言輒掩泣一日與同鄉科臣王德完言及流涕不止王感動曰公為一疏我上之輝即草一稿付之曰宜再斟酌德完曰無可更改當時設謀內大怒令錦衣衛禁逮德完下獄廷杖榜問同謀者使之人衆為輝危懼無日周旋德完飲食不少避歸後德完以罪謫出國門輝獨追送然性好佛禪誦如僧一日忽謂萬僧寺衆某高派採問之咸曰三日前曾有帖辭致冥無有也知有人相忌遂

辞疾錄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曆丙子慈聖皇太后建寺有塔十三級高入雲表後寧安閣榜太后手書又後有九蓮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曆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主堂在宣武門東務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斗奐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紙一面反覆印之字宙阡行其書裝法如家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用金銀屈戍鉤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

蔣德璟破邪集序

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曆法與天地球日晷儀圭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獨與佛抗而詆其人不婚不宦頗勝于火居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絕比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謂予此君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天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家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即有之亦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鬚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蘇像以大西抑西以排擯

祖師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說非之而孔子之說顧或從之
皆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撤其居而株擒其黨
事息乃控于予亡適臨觀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
之曾公以為然備覽其禁而合漳黃君天香以啟非其見示
則若以其教為必亂世而無為述說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
教而緩其入為異于孟子距楊墨之為者予謂孟夫子距楊
說甚峻然至于楊墨逃而歸則受之而以招放豚為喻今亦
而正逃而歸之候矣愚自以為善學孟子將不敢以逃之斯
悔乃不在焉不斥且以中國之尊對聖之崇聖天子一統之
盛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而僧七王亦賜闡揚

之疏即近議修曆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之爲重譯一遵示無外而已原不足駭也駭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宏畢未闡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獻處矣吾謂不必予因以此意廣寅昌而後嘆邪說之行皆使愚民爲所欺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之罰遂聞奇謫教入其党皆駢首就戮意高宋之烈則寅昌破邪之書其亦宋西士而思以全之與即謂有功于西士可矣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鼓矣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田獵之勒史籀之迹也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廡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之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保和殿金人破汴梁輦至于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置文廟戟門內

其文漫漶不可讀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
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楊用修慎因此文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
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蓋全本也嘗刻之
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劉梅國憲丈遺所狀仍是殘缺
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陸文裕深同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云鼓今在
北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漶也欲命鑄之而不果別有樹
碑一凡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碑具鼓積有存
亡矣潘杜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

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則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備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為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集古錄之前孫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盡備有年深闕畫之嘆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凡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而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

叅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竹載分為章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予行介士來寄入燕正於畫中見鼓備不欲近日何緣得此十許完好乃爾耶此詩出于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折圍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駈君子云獵云獵云遊麀鹿速〻君子之求孝〻角弓〻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趩〻𢿢〻炱〻即𢶥即時麀鹿速〻其來大垄我驅其樸其來續〻射其豭屬

右甲鼓

汧緊泛〻丞彼潮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〻有薫其遊徹〻白魚皪〻其組底鮮黃白其鯿有鮒有白其胡孔庶臠之溪〻洋〻趍〻其魚維何惟鱮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鋚勒騂〻六師既簡左驂翻〻左驂𩦲〻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兮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迪其戎奔〻大車出洛亞馱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遫〻君子乃樂

右丙鼓

[illegible]彼鋚車忽連埴如秀兮孔碩彤矢英〻四馬其寫六轡沃若

徒驂孔庶鄜騎宣博前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々六馬射之簇々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尔多賢迎禽奉雉我免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霊雨奔流逆滂盈々渫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汧々繄洎妻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鄜徒驂連々惟舟以道或陰或陽极深以户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遡我辟攸除帥彼阪田莽爲世里命徽織々乃罟漆栗作棫其棪樓榕庸々鳴條亞箬其華何爲所好疌々

水盤尊盲樹幽暗

古己鼓

徒御嘽々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繹以左我障方矢孔庶滔々

是㦽射矢寫矢具奪舉穿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燕樂

天子来嗣王始振々復古我來攸止

右庚鼓

波走驛々馬麃皆々華々雄鬼位多庶徵我師凡憲々文武何

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

旭日杲々我其旁導來禹既迪敎戛康々駕彼四黄左驂騎々

桼戟以奕汝不執德㯭翰懃々獶䢠々公謂大朱余及如茲

逌昌不余及

右壬鼓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禘嘗安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麀鹿

厥謳既坦疆理疃々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

是

右癸鼓

張懷瓘曰按籀文者周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

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鄷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漢韓延壽碑在京西南罕山延壽漢循吏世居于此人呼為韓家山碑漶滅不可讀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碑在京西北昌平境上

漢崔寔頌德碑在涿州大鴻臚寺院按寔字真長桓帝時為尚書免歸著月令十二篇

漢將馬成碑在平谷縣南五里

魏征南將軍建城鄉侯劉靖碑在燕故城東門晉元嘉四年

晉康王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廐廟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誨碑在涿州孝武帝太昌九年

定武本蘭亭叙在國學東廂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因觀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叙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褚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胡林慶曆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無

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哲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
正出敚刊一别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
彭字道祖又摹之他石潛易古刻之又劇損古刻湍汎帯右
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
乱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寶輦至於燕見宋人姜白石蘭
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
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
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遷重寶
艱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唐

唐紫陽観碑玄宗御製在涿州道士邊洞玄修真成仙於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靈昌郡太守李邕文並書逸人太原郝阜

慕模勒并題額

李秀字玄秀范陽人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軍左羽林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年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然此碑筆法遒逸大勝陝碑秦人有著石墨鐫華者乃以為一碑且以此碑為趙松雪所臨誤矣此碑舊時良鄉縣庫中不知何時入郡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藏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曆中王京兆惟儉攜去汴中

范陽郡憫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𢢥元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承奉郎守經畧軍冑曹參軍蘇靈芝書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書丹于石故以後為前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年安祿山已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彊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欲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之謀乃囚承慶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此碑蓋建於初歸附之時而借以媚唐也靈芝書法整潔較所書諸碑此為最勝其碑完好乃近人著景物畧者謂碑工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原肯

其人乃謂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幢開皇時置書體遒美楊升菴云最似歐褚筆法

隋房山石經開皇中釋静琬鑿石刻經一藏隆成而卒唐宋皆有續刻

隋立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壽元年內史令王劭譔宣隋智泉寺舍利感應記王邵撰

唐秀峯寺石幢心經貞觀二十二年書

唐寶藏舍利記景福元年沙門南叙述僧知常書

唐石燈座心經廣德二年趙儇書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米師倫書

唐草書千文僧亞栖書自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唐雲居寺石浮圖銘王大悅撰開元十五年

唐雲居寺石浮圖銘梁高望書開元十年

唐石經堂記劉濟撰元和四年

唐金仙公主奏請莊田記王守泰撰

唐隸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議大夫行尚書武部郎

中上柱國徐浩書郡人孫氏從墨蹟勒石唐太尉宋懷挂碑

元載撰李融書

宋仁宗篆書緘敍經石刻在太學院三皇廟內舊在汴中移此
燕中無宋蹟以其地未奉宋正朔也

採覜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如正述
塔在今蒲育署

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已剝春秋禮記今磨蝕不完

佑聖王靈應碑金貞元七年許復書

戒壇紫慧寺碑大定元年建

大憫忠舍利函記大安十年義中書

檀柘寺碑大定十三年

香山寺碑李晏撰

大興隆寺碑李晏撰又章宗書飛虹橋飛渡橋六大字

平遼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臣韓昉撰宇文虛中書舊有詩云

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秦皇帝一代

文章太史公石斷龍鱗秋雨後苔封鼇背夕陽中行人立馬

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韓昉燕京人

建塔寺碑党懷英撰并書舊在西長安門外寺中為內監所置

神道碑英奉符人善篆籀人稱李陽冰之後一人

棲雲嘯臺字章宗進駐澤山題刻于石

重修蜀先主廟記金王庭筠書在涿州廟中

雲居寺續鐫石經記遼趙遵仁撰清寧四年

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遼沙門志才撰天慶八年鐫

華嚴堂經本記賈志道撰并書至元元年

通惠河碑元翰林歐陽玄

碑略首導昌平白浮之水次循太行西山之麓會馬眼寺諸泉瀦為七里河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集成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至瀦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幾三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易木以石云

敕修慶豐石閘碑至元宋褧撰

奉安四國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潘迪八分書

雲居禪寺藏經記釋法楨撰陳顥篆額至元二年

重修崇國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磵法禎撰

石鼓文音釋碑潘廸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吳澂撰并書

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任栻撰張樓書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輝撰并書

陰禧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灞州地灞州本漢泉州

地逐狝鎮今為縣建觀學士王惲撰文

大都路總治碑皇慶二年王構撰劉賡書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趙孟頫書在國學

崇教大師演公碑皇慶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像贊趙孟頫書
張天師大道歌趙孟頫書
座位帖趙孟頫臨
黃庭經趙孟頫臨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丹四百字趙孟頫書以上四刻俱在國學
慶壽寺碑編修所次二官王萬慶撰
真人留國公碑延佑四年趙孟頫書
城隍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

大都城隍佑聖王碑泰定三年

黃籙大醮碑泰定二年虞集書

真人張留孫碑天曆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殿碑天曆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母父并夫人及四配制詞碑至順元年

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撰康里巙巙書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八分書

碧雲庵碑元統三年

萬壽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歐陽玄撰寺在鼓樓東內有前字

碑二座豊甚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葛天麟

崇國寺勅諭碑至正十四年

隆安選公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書

潭柘寺碑危素書

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吳雲書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毉巫閭山碑在薊州城平津門外洪武三年御製

重修順天府學碑宣德三年大學士楊榮

文丞相祠碑永樂楊士奇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濙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弘光寺碑內有高麗鄭同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修憫忠寺碑正統七年陳貫

修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年陳循

大悲相祠碑羅倫撰

西天大辣麻渴巳辣行寔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修朝天宫記事碑成化

報國寺碑成化劉定之

大隆善護國寺勅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僧道深撰

真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像觀音大士碑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勅碑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費宏

修順天府學碑萬曆府尹李頎

萬壽寺碑萬曆大學士張居正

修龍華寺碑萬曆朱之蕃

修太德真君廟碑朱之蕃書翁正春撰文

重修憫忠寺碑萬曆公鼐

增北藥王廟碑恭順侯吳惟英

慈慧寺碑陶望齡撰黃輝書

蜘蛛塔記黃輝書

正陽門漢前將軍關侯廟碑焦竑撰董其昌書

長椿寺水齋傳米萬鍾書

明因寺衛道記董其昌書

燕都有虞帝廟不知始于如代其碑則唐貞元間顔真卿書謂之復廟碑至元時尚在元人王惲文集有大都復虞帝廟碑記謂此碑人每歎易去磐爲以它用主者心懍愡若有徹動乃已後有道士陳志玄赴長春别院復睹之約不圮祭刻用石背及來從碑與趺圻身挺植重不克舉道上惕息不敢從仍安原處其碑看異如此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云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凡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于荒烟草棘間目擊摧地甚可寒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

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家按九經石刻舊在汴京學宮金人移置于燕今不復存余官汴城於開封府學又見有篆書九經似是唐人手跡以殘剝不全余捐貲修理列于兩廡今亦在深泥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石之訛缺然所存者極鮮舊記載景佑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又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舊碑余向在汴梁搜閱舊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孝廉氏表曰國初款建都于北悉取燒灰築城燕城京舊碑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

慨也

天府廣紀卷之四十

陵園

京東北平谷縣境內漁子山有大冢俗呼軒轅臺相傳為黃帝陵舊有廟今圯黃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內舊云在橋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鼎湖龍髯之說則益荒唐矣薊州東北有崆峒山問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玄鶴謂黃帝時物恐亦神其說耳燕昭王墓九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在府西清河縣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狸化為書生欲往見司空張華時墓前華表亦神語班狸曰張公難籠絡子非但自誤亦且誤及老表遂

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卒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令雷煥謂華曰此十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伐者聞華表嘆曰老狸果誤我于華表穴中得青衣几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狸露真形

燕靈王墓在城東金大定中改葬兩墓相連東墓之柩題其和云燕靈王舊蓋古柩字

燕太子墓在大城北陂堤村始皇遊衍駐蹕于此幼子亡葬此

遼章宗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上京貞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于其麓宮成名曰盤寧命判太宗正寺京等如上京遷太祖太宗梓宮葬大房山太祖陵名曰睿陵太宗名曰恭陵宣宗葬德陵章宗葬道陵二陵在房山東北

萬壽王冢在阜成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過大喪棺用楠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袄皮帽靴襪繫腰盒盂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筋鄴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已使同平坎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疏云国家于歷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定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絶無陵所但權于府西廟址掃階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寔無陵臣以為通融之便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己卯営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時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羾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徧閱諸山得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陵前為總神路又為門門外刻石文武大臣象獸石柱及牌樓南為紅門門內為拂塵殿外為石牌坊各陵寶城正前為明樓樓前

為石几筵又前為祾恩殿為祾恩門各陵殿舊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壽山始名殿曰祾恩殿門曰祾恩門祾者祭而受福之名也恩者罔極之恩也門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庫神廚宰牲亭

明成祖文皇帝后陵曰長陵西為

明仁宗昭皇帝后陵曰獻陵東為

明宣宗章皇帝后陵曰景陵又西為

明英宗睿皇帝后陵曰裕陵

孝肅皇后祔又西為

明憲宗純皇帝后陵曰茂陵

孝穆　孝惠皇后祔又西為

明孝宗皇帝后陵曰泰陵又西南為

明武宗毅皇帝后陵曰康陵景陵之東為

明世宗肅皇帝后陵曰永陵

孝烈　孝恪皇后祔康陵之西南為

明穆宗莊皇帝后陵曰昭陵

孝安　孝定皇后祔昭陵之北

明顯宗神皇帝后陵曰定陵

孝清皇后祔裕陵之東南為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

孝和　孝純皇后祔永陵之東為

明熹宗哲皇帝　陵曰德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陵在西山前為享殿

為神庫神廚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于門左嘉靖

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建于陵門之外

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知州岑瑛

遇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揚應能也自

言此非吾姓名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

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

壽佛寺居之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

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迨還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殆盡早晚入土無能為矣願送獄胥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馳送赴京號為老佛遂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落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亮見即曰不是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闍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壽終葬西山不封

不樹藏史仲彬致身錄

世又傳西山之金山寺後有老佛墓題曰天下大師之墓予于丁酉十月初五日自退谷早飯後策一驢同僧秋月徧于金山後尋訪有無也至功德寺　午飯問之寺僧俱云未有並言王羔先生亦曾屢訪不獲王先生者宗伯王公崇簡也余有退谷小志宗伯載其事于首云崇禎戊寅九月間策杖尋大師墓于金山口遠近十數里未得其處乃於黑龍潭前平泉廣甑之間禾黍既登秋風落葉出一石碣云大內遷出二棺之記旁書充平縣令名無年月無封樹根未能考所始宗伯所記如此則此二棺世廟時有宫

婢之變波及曹王二妃賜死堯平縣狀埋于此要與建文無與也又聞貽安堂集謂滇中奸僧死於詔獄非死於大内則大師之碣蓋信為安傳矣王世貞建文還國辨曰建文之出弇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儠偵其寔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来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楊向汝西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餂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内以壽終塟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録則言正統十二年庚西

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府以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具說如前狀之史弟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国以黃紙為書命其從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詢之乃言真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

人俱擄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祈紀相近然應祈寔偕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竹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凡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識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其年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厭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皆止因楊竹祥一事誤耳

顧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為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于紀傳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封之說毫無髣髴使當時果有之于時禁網業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鴉冥矣何天不可隱而號何地不可擇而塟孝康之祀忍諸又何所戀戀于京師一抔土也弇州為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備官搜斬陛杌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誣以為帝者紀又載塟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禮塟乎此兩

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錢謙益致身錄考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爲友常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今匏庵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贋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彬後數訪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鶴亦間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蹤跡皆可考証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欷歔太息傍徨凴弔一以爲必有一以爲未必無兩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且有欲爲請謚立祠附方鐵諸公之

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稱彬幼疾
名不鬻國初與諸少年縱貪殺吏獄閥下賜食與鈔給舟遣
還家謹力田爲粮長稅入居最無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
賴之如是而已今彬果遜國遺臣繼從亡訪主多所謀忌獨
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十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
書數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公之表蓋据明古行狀何
失寔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無治水諸使行縣匕官
以爲能推使前封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既從亡間關尚敢卬
首仲厲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于縣官豈無
耳者獨不知爲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

乞表記彬生平自縛吏闕足跡不出里閈錄載其間關訪主
廿年之間徧走海內何桐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發回
戍邑稅若干石以錄旁之彬方訪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
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
以從亡為僧家所中死于獄彬從未嘗死獄而云以從云死
獄甚矣胡以觀郎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
錄云後三日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
皆非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衜志之臣或坐忏牧圉或死嘗
草野或湮藏而淵沉或寓禁而默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
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為補鍋匠某為葛衣翁某為東

湖樵北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我野史記壬午七月有
樵夫闖詔自湛于渠清之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先並
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即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彤入官
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聖旨請誅曾壽官劉荀建文時改
以彤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諭諫官詳載而獨
于彤制之即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事洪武二十四
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彤傳食縣官吏見上于奉天門賜
酒饌寶鈔次日陞事朱給事吉祖之泰淮王文學吳張衍制
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泉記
洪武二十三年辟薦不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上

詔勅二十七年授戶部給事中是年吉正詳疾眼宮尚表丶
官何淂拆給事中祖錢命淮之張渭為太常司丞謫嶺南卜
道召還自沉于龍江北洪武初年之王彝與魏觀高啟同誅
洪武七年七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致歸是
年縉不在朝又不當撕而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
史中廣御試次年中湖廣撫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後淂洪武
中丸官給事中之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儆
試以重彭而不知其蹐駭若是其必無者人之錄云吳江縣
七北剎彭家聞建文君在西彭曰未也微服而去當時蒞榮
除奸黨罪至株死所物縣丞赦與彭關吳曰相向乎此鄉里

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華陰之禁少弛
矣明古之文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啟南王濟之諸公皆書與誌
言華陰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為姚書圖是修王覺立傳其
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
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錄曰王荇九人松陽王詔
游之治平寺精藏工故云精藏凡云道書其濟咎明矣序之
蕪陋亦非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北斗心
鉌為奇忠忠多所援據通人為之序以為有家藏秘本於于
茅山所刻者也去年北斗過余劇付書事其偽云何余正告
之曰偽也為其言其所以北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

問其所藏秘本則遜謝無有余觀西郭某趙東文畫跋有云

世之作偽翁章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

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為斯錄發歟語

有之俗語不實流為丹青余之為是考也深恨夫史家常恭

溺于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辯哉

崇禎十五年給事中沈胤培疏云竊見撫馬鄭嗣宗求閱

本奉旨看詳謝科詳酌確議俱不覺舉手加額曰是已修明

舊錄無然不刪諱誣建文於此日矣千載一時恐祖宗陰靈

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設注祖于木刻緣覽時其

廢辯記建文大略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少子也

斗卿半說喉所明生爲金溪王陳之主汝翕新建然帝之論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建陵致祭假朔三日而成祖之不敢廢其祀可知也思宗議祀元朝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祭祀乃建文何獨不得祀斷請祀于孝陵爲安帝之旁或擬文太子之廟祇下部覆如議而中不報而其非保祖一人之私書之可然治中禮部尚書楊維垣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景帝及元順帝爲比請從之間嘗視景帝避位於嘗觀順帝入宮補其不利題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常除景泰下宜附錄並移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猶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出

臣范謙疏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等疏而奉有建文事蹟
前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在其年號之前其惟其慎懿
今不回朝更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事乎其
年號不得不復其帝號復其帝號不得不廟其廟祔與於下
禮與事本相因則議亦一貫今先後諸臣之章奏補綴嘗發之
明論已示顧號溫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常曰致君則公論成
王乎今猶予而存不必不復遼也又不常擬建文為少帝乎
然議係其擬於罷奉之追廢高郡於長之忠臣人淳統乎
高宗帝位非君最為之固花雖立之乃一時尊崇於易世之
後一則求賊於數十代之餘不過表帝遜國則情狀顯然而

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運勢窮事亦建文亦何必存虛謙之名要以成繼有主即家忌避野無傷太宗之心況一脈相傳則繼體間天更進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先屈受遜焉遠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遠体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四說于此奏建寔錄以建文自爲本紀無淵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統而山不封不樹之說而致辱成祖樓登之瀆因以表爲陵園二可議也欲吞仁康定之諡法而斟酌于二字兩字之間三可議也期閣爲寢而春秋二享掌于南奉常四可議也大無後望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

不盡念祖德而陰孝思恢皇謨而衆發奧端在此矣
掌郡尉上疏請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禎帝曰建文無陵從何
處祭蓋建文之死史謂益以天子之禮所葬之地南中莫識
之人傳謂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往退谷載
往尋訪又杳然也崇禎上謂其無陵信矣然昇猶作年之典
今永樂作識缺事之
欽明莊烈愍皇帝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宮周皇
后身殉社稷逆賊以二棺殮之停于東華門外昌平民許焚
皇陵田貴妃墓中
順治十九年十月初四日本

世祖章皇帝踐諭朕惟歷闡承祧統紹百王而創業宗撰清陵

勝國歷覽史冊興亡之迹考其治亂得失之由愈以致庇遜于

天遂邦國亂萌士民罔懷維有明莊烈愍皇帝定治理之實圖

僭竊羣之莠遂以致燬家化闕宗廟為墟泣念喪師匪因失德

然無念及此未嘗不惻焉傷心也頃者兩幸昌平周視明代陵

陵前祀殿奠將仰推細以設諸陵規制咸壯麗惆思獨愍帝之

陵荒涼康謚典物未昭念彼當年孜孜求治宵旰不遑祗以有

君無良濟溢尚沸潤乎國步傾危身殉社稷從諸正終之例異

同亡國之君朕于覽吊之餘撫柱興悲不禁流涕用敕繕治陵

寢升臺凡極慰靈爽于九泉彰興數于奕禩也欽此附念院[illegible]

皆小民正供尚屬工役之處殊乖賦式之經然朕不忍聽其闕略用是佈告方州闕尊惆悵交相輸助聿新磐甃以肅松楸爾等溯厥源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寧無故主之思矧慈帝之餘異于往葉而勸忠之感當有同心或列籍搢紳或遂登編戶思沾累世德澤高曾勿以章敍為嫌咸致事亡之誠各盡心力共佐經營在內所捐貯工部至各直省地方輸之有司彙解工部猶慮經費浩繁紓以歲月計資因缺工役廼興繚以周垣崇其峻殺務庳不尚雖少遜厥諸陵巋危獨新庶無曠乎儀制所在泰行妥孫優寵竟成斯舉式副朕心

諭下遠邇咸誦以為仁德

高皇前古未幾　龍馭上昇未及施行而罷

附載

洪武乙卯冬十月詔定陵寢朔望節序祀禮時禮部學士樂韶鳳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冬夏二至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歲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割禮從之十五年夏遣使訪帝王陵寢先是上閱宋史見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之遣翰林編修蔡玄侍議舍人李震亨陳敬于謙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陸同詣所在質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于是陳州有伏羲氏商高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鞏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鄭神農

氏寧遠舜帝延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咸寧漢文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帝扶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蒲城唐憲宗涇陽唐宣宗滑縣高陽氏高辛氏內黃商中宗順天元世祖東平堯帝曲阜少昊氏趙城女媧皇氏榮河商湯王會稽夏禹王宋孝宗凡三十六陵是年遣官行視帝王陵寢遂禁樵牧設守陵戶陵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皇帝即位遣官祭告嘉靖中又有武功姜嫄后稷之祠慶都堯母之祠二十六年令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馬如違者以大不敬論

謁陵記

萬曆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謁陵行春祭禮辛亥發京大駕鞏華城從官行禮畢薊遼總督官梁夢龍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及昌平州官吏鄉老朝見于行宮賜元輔張居正及次輔張四維申時行賜酒有差壬子駕發鞏華城至天壽山紅門降輦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陞輿上為前導后妃從隨至感恩殿侍膳畢上陞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駐蹕感恩殿癸丑質明上具青袍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乘輿至長陵門東降輿皇太后〻妃于陵殿左右設幃屏少候導引官導上至左門外具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至拜位奏就位詣前上香上

三上香跪訖復位四拜傳贊同與帛行初獻禮導至御案前獻
帛導至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又導至文皇后御前行爵復位跪
傳贊衆官皆跪讀祝訖伏興平身傳贊同亞獻禮終獻禮俱齊
贊代獻四拜傳贊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遂
拜位之東捧祝帛官出殿門禮拜畢傳贊同百官上陞次則次
出充獨永陵供獻執事官撤饌設酒果脯醢上香兩宮皇太后
率后妃入女官奏就位行四拜禮畢上香女官捧香奠太后三
上香訖奏復位跪皇太后跪后妃皆跪上跪于皇太后之左讀
祝官跪于上後讀訖奏興四拜禮畢出次詣永陵昭陵行禮如
永陵是日建公徐文璧侯孫言敬伯陳王謨杜桂宗陳景行李

係分於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都督沈至祭景泉帝陵
寢孝鷗祭恭讓章皇后中宮祭憲廟廢后吳后都指揮僉事蔣
堯濂祭哀沖莊敬二太子各陵園侯張建元祭天壽山神初熊
本日仍駐蹕感思殿聖母與上同陵所祭于渭水且因念六軍
恐悲以久忘心須當即日爲回鑾安城以慰萬謁陵行禮畢駕
輔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由金鈴諭兵部以遂劄曹平迎
駕官軍防護辛苦給賞如京軍例又次當賞大頃閣游護官求
以示朝廷撫恤恩優至念遣兵之外在京輸戶部回朕親躬謝小
沿紅途心苦百姓勞苦本年分田租量宜蠲免以示體恤中寅
駕發鞏華城暫駐蹕功德寺行宮復賜輔臣酒膳來兩宮膳畢

后妃御龍舟回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于西直門迎駕上還
宮是行之工自發京以至還宮往來皆乘馬諸從億悉從省約
各人老幼扶携載道騰仰歡頌達于遠近户部請照隆慶二年
例晶平州宛大二縣免十分之五從之

祭勤皇陵礼

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吴
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萬煒鞏永固宣平伯衛時春礼
部尚書林欲楫侍郎王錫袞蔣德璟來中極殿時陳璟方病滿
即力疾入午門直房同王公小座候入左掖門纂修館待林公
嗔之諸公及内閣四位俱入至極殿旁直房坐是時分祈雨用

青布袍角帶而上傳令用青錦繡本等服色諸　相　顧未敢
信內璫丞趣之忽令辦官出持袍帶入換交擯畢即同入弘政
門內璫再趣云上御中極殿已久即魚貫入中左門循殿陛高
下可四十級致中極殿外鞠躬入分東西班於外一拜三叩頭
畢上曰卿等進來攝齊入殿內東西立上曰成國公等適來樓
卸適來同適中跪上曰孝陵為高皇帝肇創之所關係重大會
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窰取石砍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
玩于原額四窰外開濬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
南中諸臣四參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勳戚
六人各道職名奏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陵須用通曉地理者

同去閱有上林苑監楊應祥順晚堪輿可取來同看上命郎取
應祥來左侍郎錫察奏臣向為南京司業祭酒頗知孝陵事体
上遂令勲戚諸臣起惟禮部三臣面對錫察復奏孝陵自花山
以下屬句容以上屬上元向有祖宗四個大設後漸添關多宜
術折發右侍郎臣蔣德璟奏孝陵在鍾山古称龍蟠虎踞之地
最為形勝其龍脉從茅山來歷燕尚武岐華山白雲峰龍泉庵
一帶至陵可八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内禁列甚嚴今新開諸
窯恐傷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焉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見
宗室來入奏疏續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関外諸窯亦有私取紅
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又前歲有涇縣百姓全大功疏

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炤管上曰是全大功閣臣旁立對曰是全大功臣再奏泗州地稍低聞大水時幾沒陵山砂腳鳳陽陵龍脈來處聞亦有鑿開池塘者上傾聽曰這奏向下曾聞得顧問閣臣皆謝不知上命臣等起來隨曰賜宴坐臣等出扶冰跪謝因叩頭言時方祈雨齋宿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又謝不敢坐上命即遵旨入座隨命內璫布席計十三人各一席四閣臣次林尚書同坐係長桌用金蓮花杯臣錫爵臣德環同坐俱金蓮花杯杯高大如瓶圓可四寸下有三小蒂承之旁有荷柄儼然一大蓮花也其勲戚諸席在西皆御膳所自備亂果各席可三十餘器皆精潔席各二花瓶插蓮花中璫云未入

時上自試各席觀之且手自安花云隨呂光祿寺官八人入行
酒酒有異香皆出御廚非光祿寺辦也酒三巡湯三飯一而上
以辭不用酒既畢出席謝上曰右侍郎來德環出班將過上曰
右侍郎蔣德環來臣即過中跪上曰工來膝行數步上曰再上
來再膝行數步如是者三距御座可丈許上曰汝繇奏的再奏
來臣對孝陵前對茅山後枕大江高皇帝所創之所自當慎重
上曰泗州鳳陽事再說來臣奏臣未曾到鳳陽亦未知其詳只
部中見全大功疏是如此說祖陵只葉附陵二十里北條皆奧
民同所以恐民不知聞有開鑿淮注須查果係龍脈與否如不
係龍脈則民生水利亦當諮晉共泗州閒高寶一帶地勢亦低

下面關板不善消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漲浸之患上覽閱圖
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并踏勘圖臣承旨訖臣環指
明觀起上又令再奏來臣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
則結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
在北京結為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真是帝王
萬世靈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臣奏誠如
聖諭儒言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嶓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子
江入海為南京北京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
為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狀臣上曰這北戒是至天
津入海麽臣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入京城至天

津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脉過處亦不宜開窑口
上曰西山一帶亦當燒香起來旁立工匠頗久之即回成國公
新樂侯礼部尚書來三侯同道上曰今命卿等三人於往南京
孝陵會同奉祀及守陵神宮監礼部礼科祭勘附陵三十里及
龍脉經行處并左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窑旁悉行
拆毀樹木栲植或宜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行矣泗州祖
陵鳳陽皇陵一并嚴行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參〻治
罪欽拜奏稱應祥江西人丁憂回籍恐不在家前原任礼部郎
中今陞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係臣舊屬官如楊應祥不在即
取王應華來上曰一并行文取來同賜成國成二百兩路費緞

緞二十表裏新樂侯路貴一百五十兩綵緞十五表裏尚書林路貴一百兩綵緞十表裏命再賜茶即同出狀外叩頭而出時天氣尚熱闕四大門薰風習習上寶座周遭刹金龍形一片黃金璀璨之內置金樽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開宴案上文書同礼監大璫旁立侍而諸臣坐真盛事也祖制宴群臣皆在午門外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儒臣入萬歲山賞宴殿又召進太液池皆賜宴嘉靖中賜宴西苑無閣侍坐亦不閣在中極者蓋正統後坐礼久廢今上崇禎十三年始議行之而中極自賜宴親王外從來未有也是日上立傳內閣取朱統

鑛全大功本查繞鑛疏在丁丑四月全大功疏在丁丑閏四月
閟中不知也復屢久之始上然當償票統鑛疏有祖陵泄水故
道竟清孝陵來脉小民鑿石及司客建坊祭奠事情屬該監撫
按作速修理禁飭而大功疏則票已有旨而已工遂將發旨二
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泗二陵祭勘事情仍鑄閟防諭勅書以
行礼部侍郎注蔣德璟恭紀

附蔣德璟鳳泗記

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沿淮
北行十里渡小河則基運山也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稱基
運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氣蔥鬱古栢萬株數百步為紅門

孝卽祠祭者之世襲奉祀朱自謙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豎石闕四石獸十六件石馬六對匡控馬二翁仲十四殿內三黃幄置神座德祖玄皇帝后居中南向卽高皇帝高祖也懿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寢神宮御牌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卽熙祖陵所號萬歲山者也高皇帝以世運遠不能祖攷斷以德祖爲肇基而德懿二陵經兵燹沒失其處故止于熙陵寢殿行望祭焉龍脈西自汴梁蹤宿虹至雙溝鎮起伏萬狀爲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夾龍入首坐癸向丁一大坂土也殿則于午陵前地平曠數百丈皆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爲汴

河其左為洪湖為二陳瀆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
匕皆從西來遠後從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逆水也
又前即盱眙縣治米芾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峰巒橫亘
八九與後正對即面前案山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復後則
明堂九曲水遠去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洮湖又後二百里
為黃河又數百里為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戒帶河南戒襟
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遶向東北惟龍
自西來稍高耳後左肩十里為排劍山又左為洪澤湖又左為
龜山即為鎖巫支祁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山至清河縣匕
即淮黃交會處也後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九岡十八窪又

右爲柳山爲朱山即汴梁虹宿來龍千里結穴真帝王萬年古壤歷今猶儼存云大水時可一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猶舒射而來一帶人家蔽塞宗山似於明堂局僻耳斗敘村祭畧具君所以與龍脈形勢迎而歸捷圖說按熙祖世爲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挈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醇厚居焉泗人杜會常推爲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臥蓋後楊家墩下墩有窩遇二道士從指臥處曰若葬此必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煖以枯枝試之必生葉其徒默熙祖起祖故熟睡道士乃插枯枝去十日後熙祖使養往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見

然祖在傍因指之曰必此人為去逆語祖曰若有福殺其此當出天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感祖從因其濕甫封土郎自戕璜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護南昌州郡臨淮三上及曾國長公主遷於鍾離東鄉州郡之東場里淳皇后見一異人修髮丰跪黃冠朱裳象簡投白藥一丸神光燁燁使吞之送矣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丁丑丁亥也避兵期前歲餘年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趨呼朱家火父至無有也合旁鼓有二郎廟時聞空中語迎先去至脫衆旄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池嘆曰家貧乏襁褓共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衣之今傳為紅羅障其生

炁常凡五色王氣世名明光山有紅廟在焉廟在泗州縣堂址鄉距縣百二十里父高皇帝龍飛定鼎金陵追崇四代之建仁祖淳皇帝陵于盱眙因命皇太子至淩泗祭告祖考妣於泗州然未識玄宮所在將向城西瀕河泥中嵗時遣官致祭洪武十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貴從軍於外年老始歸鄉里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名居處葬處備陳究其始末貴敘係熙祖北渡者上即命皇太子至泗修建陵寢號曰祖陵命禮部製造三祖考衮冕冠服座殿後每歲大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四十九頃僉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園役貴本祀四品服色子孫世業管理著亦曾貴面奏賜時思勝山也鈔錠今帶

衣服等物祀費有加令置祠署於貴先人所居之舊址其家南
鄒縣祖之舊居基特賜本祀官世為其地及貴子敘族祠官為
皇帝乃入謁致賜勝一采設賜御前子德內諭以其顯官與
國同濟而揚家徽者宗保護大夫撰設大理寺評事端拱卷也
命改甚於陵而之黃崗里設諭戶部免守陵戶役及一應雜差
在茲崇山凌泗吳聯鄉里陵寢在焉人民理宜優恤諭著民曰
鄒近荒田佳力闢耕永不起科不係有司衙門論著官員係衙
門裡無刑名造作也不例冬翻差丈皇帝為道泗州指陵祭告
賜金錦叢及抄鈔田地四十四所並夫役百戶內侍等官人命
求貴子敉諭泗州隨有功免波准仍以令陣亡敉並皆賜坐滋

語詔時賜父老斗酒慰勞焉刱聖承統特遣重臣祭告共景泰陵
以不雨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山石毀以恭進
山從祀方澤以皇考生以修陵工完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
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殿宇門墻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
命南工部郎郭子章修理并砌石埃二十年復命南禮侍曾朝
節南工部沈演周詩每察護埃二道